

隨時候命 試讀本

第二版



第 1 章

娃娃看內蒙



(以 2004 年在科羅拉多州聖約宗退休村的一次主日晚堂分享為藍本)

很高興跟大家分享神在我孩提時代賜給我的福分。那時我身在內蒙，是宣教士的孩子。相信你們甚少聽到差傳對宣教士子女的影響吧？我現在就要告訴大家，我們要讀的經文取自詩篇 86 篇：

詩篇 86:8-12

- 8 主啊，諸神之中沒有可比祢的；祢的作為也無可比。
- 9 主啊，祢所造的萬民都要來敬拜祢；他們也要榮耀祢的名。
- 10 因祢為大，且行奇妙的事；惟獨祢是神。
- 11 耶和華啊，求祢將祢的道指教我；我要照祢的真理行；求祢使我專心敬畏祢的名！
- 12 主—我的神啊，我要一心稱讚祢；我要榮耀祢的名，直到永遠。

背景

按著我仍存的童年記憶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從偏遠的內蒙，那頗不尋常的生活中的反思。盼望各位離開時，詩人在 86 篇 10 節的話會深印在你們心上：「因祢為大，且行奇妙的事；惟獨祢是神。」

我想在這裡集中講述在內蒙時的童年往事。首先，我必須說明，我在內蒙只住了三年，就是從三歲至六歲(1933-1936)的期間。不過，這三年已給我留下難以磨滅的回憶。

承傳

父親栩樹葉 (Knute H. Ekblad) 生於 1889 年，在瑞典長大，於十八歲前到了美國，在芝加哥跟一瑞典基督徒家庭同住，與他們一起在書籍釘裝公司工作，又一起到夏谷播道會 (Summerdal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) 聚會。在這家人身上，父親看見了耶穌。某主日崇拜後的晚上，鄭及信老爺爺 (Jackobson) 在收拾摺椅，心中滿溢著主賜的喜樂，不自覺地唱起歌來，那簡單的舉動觸動了父親的心弦：「哪有人能像他那麼快樂？」他回到家裡，跪在床前，接受耶穌為他的救主與生命的主。

當父親向神奉獻自己，願意隨事隨地為祂所用時，他便感到要去中國的負擔和呼召。朋友們都認同這事，因為他就連樣子都像中國人！（他那跟中國人相似的外貌，的確對日後的事工有利。）為了裝備自己，父親先後入讀慕迪聖經學院 (Moody Bible Institute)、伯特利學院 (Bethel College)、加雷特聖經學院 (Garret Biblical Institute) 及芝加哥神學院 (Chicago Theological Seminary)。

父親回到瑞典，接受瑞典宣道差會 (Svenska Alliance Mishoon) 差派，他當時二十八歲。父親從本國乘坐跨西伯利亞列車，橫越俄國的西伯利亞到華北去，全程十八天坐在硬木長椅上，直至到達中國濱海的海參威。(這是 1917 年俄國革命前最後一班穿過西伯利亞的列車！) 然後，他轉回內陸去，抵達最終目的地。差會在華北的內蒙的地方有事工(那地方以北的外蒙古，當時由俄國管治)。中國人住在內蒙的城鎮中，蒙古人則留在北面的草原上。父親大部份時間都在中國人中間工作，他就像那株燃燒的荊棘，準備隨時候命。那麼，神會藉著這株燃燒的瑞典荊棘，往老遠的中國幹甚麼？

在父親以瑞典文寫成的日記中，提及學習語言和街頭聚會，他每天總會三番四次到街上向招聚了的人群傳道。當他到外廓的村子去，向從未聽聞福音的人佈道時，一般會騎腳踏車或馬匹前往。過了幾年，他跟同一差會的宣教士愛雯 (Alma) 結婚，而兒子夏路 (Harold) 在他們的「中國」婚禮舉行後一年出生。

父親天天熱切地跟好奇的群眾分享福音，每次回到愛巢，與妻子愛雯和愛兒夏路相聚，他便重新得力。但他絲毫沒有察覺到仇敵魔鬼將要給他何等嚴峻的攻擊，為要把他扔離宣教工場，看看他怎樣能再隨時候命！

仇敵魔鬼的攻擊

夏路出生後約一年，愛雯誕下一對七個月的早產雙生女嬰。那時醫療設備有限，其中一個才出生便夭折了。因為沒有保育箱，他們就用暖水袋代替，讓剩下那個早產兒活了三個月；可惜，她最終還是死於肺炎。父親又要多造

一口棺木來埋葬這嬰孩，並把她也安置到專門用來安葬宣教士及其子女的「殉道者墳場」。這墳場從 20 世紀初義和團起義時就有，因為那時有不少身在中國的宣教士殉道。

小夏路卻茁壯成長，使仍在哀悼早逝的雙生女兒的栩氏夫婦，因他大得安慰和喜樂。歲半大的夏路正在學習步行及說話，性格樂天有如一道陽光。可是，一些「好心」的宣教士，不慎把從市場買來的本土食物給小夏路吃了，他因而病倒，由最初的腹瀉漸漸變成痢疾。由於附近沒有合適治療，父親便帶了那位由他帶領歸主的中醫師來幫助夏路。這人也略懂西方醫理，他替夏路灌洗胃部，試圖搶救小生命，可惜最終也返魂乏術。這小寶貝夏路就此回到天家與耶穌同在了。父親憶述他怎樣跟愛雯把小夏路放進紙皮箱中——那暖和的夏日黃昏，他倆坐在月光滿灑的後院，陪伴著他。兩口子一起，時而低泣，時而禱告，感謝神讓他們得著這孩子一年半之久，並為他倆的生命帶來種種喜樂。現在，殉道者墳場中那雙生女嬰旁，又多添了第三口小棺木！

只數月後，父親離家到一些位處邊陲的村子裡去帶領聚會。期間信差帶來消息：其妻愛雯病重（早前經歷的傷痛可能令她的免疫系統變弱）。父親趕回家去，發現愛雯已神智不清，並因斑疹傷寒而陷入昏迷。他連道別的機會都沒有，因為她一直不省人事；感染斑疹傷寒剛滿七天，她就與世長辭。最終，父親全家人的生命都被奪去了！他哀痛欲絕……愛雯是他該年要埋葬在殉道者墳場的第四位，也是最後一位家人。這樣，他仍願向神隨時候命嗎？

情感得癒

那時，父親已在工場服事了整整五年，同工們都促請他歇一歇，返回美國述職，並且醫治他一直忍受著的傷痛。後來父親說，經過了那特別延長的任期，又痛失全家之後，在乘船的歸程中，他頓感孤寂不已。「全世界在我看來像荒漠一片，只有我獨自一人在其中。但是，我有耶穌。」在船上的私人客艙裡，他可以哭泣、禱告、唱詩，並讚美神。抵達西雅圖時，他拿起一份報紙，讀到有人因剛失去妻子，悲傷過度自殺了。父親遂感謝神，因他仍有耶穌作他的安慰，讓他活下去。

是次回美述職，父親分享了他對中國的負擔。他在很多教會擔任講員，又到過慕迪聖經學院的「中國祈禱團」(China Prayer Band) 主講。在其中一次祈禱會中，他遇上母親倪小曼 (Selma Nelson)；她是慕迪神學院的學生，打算畢業後到中國去。她，也準備隨時候命！雖然兩人在述職當年就訂了婚，父親卻沒等到未婚妻畢業，就先行返回內蒙事奉，因為那兒未曾聽聞耶穌的人多不勝數。

母親倪小曼自慕迪學院畢業後，就追隨父親到內蒙去。他們的宣教站是中國內地會的物業，而內地會規定，每位新任宣教士都必須在工場上服事最少兩年才可結婚，好使他們專心學習中文。最後，雙親於 1925 年在差會院舍內舉行簡單的婚禮。據母親日記所載，那些跟他們在宣教站一起生活和工作的中國人，在他倆舉行婚禮那天以前，絲毫不曾察覺他們之間有甚麼特殊關係。

後來，又一對雙生女嬰早產了。當地的生活很簡樸，醫療設備又不足。雖然雙生胎其中一個是死胎，但是活下

來的愛德 (Esther) 却為父母親平添了大大的盼望與喜樂。然而，就在愛德出生後三週，她就在母親的懷抱中失去血色，皮膚發青。母親拼命為她按摩，試圖助她恢復血液循環；不過，小愛德最後還是在母親懷中逝去，相信是由於她的心臟還沒有成熟發展吧。一個月之內，父親要連造兩口小棺木，這是他在殉道者墳場立的第六個墓了。我在母親的日記中讀到：「賞賜的是耶和華，收取的也是耶和華；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。」

重獲公民身份

由於父親在中國首次任期延長了，變成逾期居留，又因他是個來自瑞典籍的美國公民，所以，他在返回美國時才發現已喪失了美國公民的身份。猶幸他擁有美國跟瑞典兩國的護照，讓他在回美述職以後，還可以瑞典人的身份返回中國。然而，1926 至 27 年間中國發生的政治動盪，卻迫使父親和母親離開當地，而回美國的述職期也不得不延長。在這期間，父親決定留美五年以收回他的公民身份。這個時候，哥哥保羅跟我先後出生了，父親則先後到過明尼蘇達州劍橋附近的韋勒播道會 (Wyanett Evangelical Free Church)，並格蘭茨堡以南九英里的威斯康辛州貿易河鎮播道會 (Trade River Evangelical Free Church) 牧會。父親七名子女中，只有我們這兩個「美國製造」的小孩能活下來。

早年的貿易河鎮記憶

我還記得三歲前在貿易河鎮教會宿舍的生活點滴。我們的院子被籬笆圍著，座落於斷崖上，下面就是公路。哥哥比我年長十六個月，曉得怎樣打開籬笆的閘門。一天，

我走得太急，闖出欄外，頓時失去平衡，從陡峭的山坡一直往下滾到公路上去。腦海中我仍能看見那鋪碎石的公路，又聽見哥哥呼叫雙親求救。感恩的是那天我沒遭車輾過，這是因為神對我這小淘氣還有其他的計劃。

貿易河鎮雜貨店就剛在我們教會外圍，店裡貨物一應俱全：食物、衣服、鞋子、靴子、馬鞍、穀物、種子、雪橇，並林林總總的農場工具，甚麼都有。哥哥跟我最感興趣的，乃是在店舖密室裡的玩具。店主一對雙生兒跟我們年紀相若，只有三四歲，卻常常把那些玩具帶到牧師住宅與教會之間的墳場去，在墓碑間穿插玩耍。現在回想起來，父母當年給我們的自由真叫我驚訝！三年後，我們離開中國返美故地重遊時，就跑到那商店的密室去，那些舊玩具果然仍在那裡！

航海之旅

1933年夏天，雙親開始準備返回華北的內蒙地區。就在我們打算乘列車從聖保羅市到西雅圖的前一天，當時四歲的哥哥保羅因摔倒而折斷了手臂。仇敵魔鬼似乎定意要我們偏離神的路；然而，儘管保羅打著石膏模，我們仍然如期舉家出發了。真的還要向神隨時候命？

在西雅圖港口等候登船之際，我記得曾經低頭凝視墨黑的海水，並問為何不是藍色的。哥哥很聰明地回答：「待船駛離岸遠一點，海水就會變藍。」當時我三歲，他四歲。我記得船上餐桌的四圍都加上高於桌面的圍邊，即使船闖進巨浪中，碟子也不會滑落到地上去。每張桌子都以短鏈扣起來，椅子則以較長的鐵鏈扣著，以致一旦船身傾側，桌椅都不會滑走得太遠。我也沒忘記我隨著椅子滑走而遠



離餐桌，食物掉到大腿上，而且暈船得很厲害。坐貨輪到中國需時整整一個月。

內陸之旅

我已忘了從中國海岸駛往當時內蒙首府歸化的三天內陸列車旅程，但從踏出列車到宣教站期間的痛苦經歷，我卻仍歷歷在目。那是我首次乘坐「計程牛車」，我的頭不斷撞向支撐著油布蓋的垂直木柵，痛得哭了起來。這是我們城裡傳統的交通工具，只是我一直坐不慣。那些用驃、驢或牛隻拉動的木頭車沒有安裝彈簧之類的防震設備，道路又崎嶇不平，遍佈犁溝，下雨時積水填滿凹陷的地方，車輪若輾過隱藏在積水中的大石塊，木頭車就會幾乎整部打翻。

在中國的家與教會

在美國，房子都有院子圍著；在中國，我們的住處——四合院——卻繞著院子而建。相連的房間與牆壁把院子包圍著，我們住在較靠近內院的單位中，有個以磚砌小路圍著的小型菜園。那裡有口井，我們要用吊桶和絞輪取水，跟美國這兒的願望井有點相似，所有我們飲用的水都必須煮沸。井旁水濺到的地方，長出茂盛的綠草來——是為我們城中的新奇事物。大多數的庭院和街道都是用泥土鋪壓成的，人們就每天緊守崗位，以樹枝束成的掃帚打掃，然後在其上灑水，令泥塵不致四處飛揚。那些庭院裡的草早在饑荒時已被人連根拔起，烹成食物。洗衣的日子，我們會把洗衣機推到井旁，而因為沒有電力，我們要前後拉動機旁的手動控制杆，才能推動裡面的攪拌器。

差會的華人信徒同工們所住較大的院舍，跟我們在內圍的房子只有一小閘之隔。這位處外圍的院舍，間中有難民及神學生入住。這裡有座穀倉，是我們家的一頭母牛、一些羊隻和雞隻棲身之所。我們要到街上去，也必須通過這裡的大閘，看門的一家就住在大閘旁。我們的教堂位於內、外兩座院舍中間，有以泥鋪壓的地面和粗製的長凳（聚會時，男坐一方，女坐一方）；中央雖然放著大肚子的火爐，卻無法抵禦西伯利亞冬季的寒風；其中一堵牆上有窗戶，窗扇是用米紙糊上的。

有些人因聚會人數太多，無法擠進教會去；有些人因過於害羞，不敢踏足教會，他們就會沾濕指頭，輕觸那些米紙，弄出一個個洞來。結果，一雙又一雙眼睛沿窗排成一排，他們能看進來，我們卻看不見他們。漸漸地，他們終於鼓起勇氣走進來了。至於那些紙窗，每週都須要更換一次。

有許多人相信福音，並接受了水禮。記得有位進來崇拜的男士，初時臉有臘黃死灰之色，一派吸食鴉片的癮君子模樣；後來他得著榮耀的拯救，連外表都驟然改變了，因充滿主的喜樂，他變得容光煥發。我稱他為「那臉孔發光的人」。後來他不得不離開這地一季的時間，我們也有一陣子沒看見他。他回來時，我看了他一眼就朝著父母邊跑邊喊：「那臉孔發光的人，臉上的光彩沒有了！」他的生命倒退了，再次淪落吸食鴉片。

孩子學中文

我記得剛到達宣教站時，有些中國孩子迎著我們兩個小童跑過來，口中操著我聽不懂的語言。那是種方言，是口音不純正的土話，父母卻懂得，所以我倆就請教父母，

孩子們在說甚麼，又可怎樣回答。後來我們把那些中國孩子邀請到我家門前，他們說話後，我們便跑進房子裡，把話覆述一遍，好讓父母翻譯及教我們回答。過不多久，我們便毋須靠父母翻譯，可以在玩耍時以土話溝通了。至於英語，只有跟父母交談時我們才用。語言這回事，孩童們學得快，也忘得快。幸好哥哥跟我在 1936 年大伙兒返美不久，便把這種不純正的土話忘得一乾二淨，否則，當我在六十年後的 1996 年（也就是即將退休前夕），為預計要在美國開展華人學生工作而學習標準普通話時，勢必難上加難。而在香港，我們說的是廣東話。

玩耍一二事

父母跟我們解釋，玩具在回國述職前的七年內不可損壞，否則無法替換，所以，每晚臨睡前我們都會小心翼翼地把玩具放回擱架上。玩具中有些是合成樹脂造的，很易打破，我有「大乖乖」和「小乖乖」兩個洋娃娃。而那從美國購來，用柳條編製的玩具馬車，就在航運中壓壞了，這使我十分失落！父親把那破車的輪子和金屬框架保存下來，用掃了漆的木料造了一輛新的玩具馬車，當作聖誕禮物送給我，我激動極了！它的主要用途，是給我用作往來運送我們的守門狗所生的多頭小狗。

中國玩伴們最喜歡跟我們玩的，是個猜估遊戲。一小群孩子會坐在我家客廳前的台階上，扮演「領頭」的小孩會面向大家，拿起一雙拳頭，然後逐一向其他兒童發問：「石子在哪隻手中？」每猜一次，他就轉過身去，把石子移到另一隻手中，首先猜中的孩子便可接替他。我們不需要昂貴的玩具，跟中國小朋友一起玩耍的快樂時光，我記憶猶新。

五歲時，有人從美國給我們寄來一部連輔助輪的腳踏車。父親把車裝好，我就急不及待要試騎。哥哥當時健康不佳，雙親要在車的兩旁扶著，他才能完成首次短短的路程。輪到我了！令人吃驚的是，我在無人指導，輔助輪又提了起來的情況下，很自然地便快速起步。我大叫：「怎樣停下來？」父親說：「往那堵牆駛過去。」我照著行，不過是以全速撞過去，終於車倒人翻。從那時起，我學會了踏腳踏車，在香港這些年來，只要可行我都會以腳踏車代步。

保安惡犬

為保安計，我們養了兩頭看門狗。日間牠們被鎖著；晚上等人們都回家休息，面向街道的大閘上了鎖，我們便會把狗放了，讓牠們在院舍四處踱步，以嚇退盜賊和私自闖進者。眾所周知，那時中國有很多盜賊及劫匪，狗隻因此大都被培養出兇悍的性情。有一次，父親不在家時，其中一頭狗的鎖鏈鬆脫了，並跑到外圍院舍去追逐那裡的中國孩子。孩童們一面逃命，一面尖叫；母親從窗子往外觀望，嚇得發呆，不知所措。我偷偷溜過幾個房間，不讓母親看見，然後走出庭院去，毫不畏懼地向那惡犬走過去。那些看門狗並非寵物犬般溫馴，只因我很愛牠們的小狗，所以不怕牠們。那頭狗察覺我全無懼色，便乖乖地跟我回去狗屋，讓我上鎖。我經過客廳的窗戶時，望見母親因看著我把那惡犬帶回狗屋而驚惶失色！

我們的飲食

傅思思是我們的廚師，也負責到市場為我們買食物。我們吃的是華北的主要食糧——小米。（在美國，我們用小

米餵飼雀鳥。) 眾所周知，只有華南的富人才有錢吃大米。每天三餐，我們會吃到不同煮法的小米——小米粥、小米麵條和小米餃子。廚房裡放著一大桶小米，沒人看見時，我就會踢那木桶一腳，因為我恨透了天天都吃小米！但其實我們已是非常幸福，每天都有饑餓的乞丐來到我們的大閘前行乞，我們總是來者不拒。父母不會給他們錢，廚房的灶頭上卻常備一窩小米粥，讓每個乞丐都可以有碗熱騰騰的稀粥。

母親十分注重營養。她在我家的小菜園裡盡所能地栽種各樣的蔬菜，並且密封保存。父母對那些掛在市場上滿佈蒼蠅的當地肉類沒有信心，我們吃的所有肉類，都是父親從距離城鎮只有七英里的山林中狩獵而來的。他會把麪鹿、綿羊、野山羊或雉雞帶回家。(這裡就是中國雉雞的原產地。) 我曾哀悼過一隻色彩繽紛的雄雉雞，因為我覺得牠太美了，不該死。母親會把每次打獵得來的肉食封存起來，讓大家能吃上好一陣子。父親經常到各村莊去傳道，並非天天在家，只有父親在家的日子，我們才會有一天一頓的甜點吃；所以，他回來時我們總會熱烈相迎！(他從來不知原因！) 甜點通常是進口的罐頭水果。記得某年聖誕，父親給我們買了一大袋當地的花生糖；另一次難以忘懷的一天，就是美國的友人寄來了一盒巧克力，我們把這些糖果搭配起來分成很多小份，吃了很久很久……

天降冰淇淋

我們記起在美國時吃過冰淇淋，於是就問母親那是用甚麼造的。母親跟我們說：「糖、雞蛋和牛奶。」那麼，我們這裡有頭母牛，有雞又有糖，為何不自製一點？她回答說：「沒有冰淇淋攪拌器啊！」然而，一天有輛裝滿傢具

的貨車駛進我們的院子來，負責駕駛的是一些白種人公務員。我們小孩子當然問，傢具中有沒有冰淇淋攪拌器。他們回答說：「有，而且就放在最上方，很方便拿到。」我們把這天大喜訊告訴母親：「現在可以製冰淇淋了！」她的回覆是：「沒冰啊！」那時正值炎炎夏日，又沒有電的供應。那位同在貨車上的女士問我們小孩子說：「你們為甚麼不祈禱求些冰呢？」她當然只是在取笑我們，我們卻認真地聽了她的建議，走進臥室裡去求。我記得自己跪在床側，趁著冰淇淋攪拌器已來到身旁，就求神賜下一些冰塊，然後再回到外面，告訴大人們不久將會有冰，因為我們已經跟神談好了！我想，這確實令那位女公務員感到困窘。接下來，那天下午的天氣變得悶熱無比，然後刮起了大風，跟著就下起冰雹來！在那裡的三年中，那是唯一一次我所知的下冰雹。那些冰雹有草莓般大小，母親收拾了滿滿一桶，並一塊一塊地沿著那木製冰淇淋攪拌器的內壁放好，又在其上灑鹽，使其溫度降得更低。就只那一次，我們吃到冰淇淋，對我們兩個小孩存信心的禱告，那是神直接的回應。

適應天氣

父親把從狩獵得來的動物皮毛鞣了，為我們造成保暖的冬衣。我們把帶毛的那面向內翻，在冬季裡就無論在室外或室內都可穿著。冬天十分嚴寒，中國孩子們多可憐，只能穿著夾墊衣服和開檔褲子到處跑，並沒有尿布穿，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是怎樣熬過嚴冬的！他們整個家幾乎就是一大塊升高了的磚造平台，全家人無論睡覺或吃飯都在上面進行，通道在平台旁。平台一面有扇金屬門，用來放進

作燃料的柴枝、乾牛糞或煤炭，他們實際上整個冬天都會在這叫「炕」的磚造火爐上生活。

他們的家中沒有沐浴設備，水又非常短缺，所以冬天他們不洗澡。虱子和跳蚤無處不在。父親說：「人們在家鄉的差傳會議上，唱詩唱到有關在彼方的百萬靈魂時，我禁不住想到其他東西哩！」中國百姓會坐在街上，嚼著他們那些夾墊衣服的縫邊，為要盡量撲滅堆在那裡的虱子與跳蚤。我們家裡有個浴缸，逢週六晚上就會用來浸浴。每天夜裡，母親都會為我們孩子仔細檢查，看看有否給虱子與跳蚤跟上。

難得碰上飛機飛過我們那城的上空，我們就會全都跑出去看看。父親的看法是：「有人說將來宣教士總會坐飛機往來，我倒認為千萬不可。」追問原因，他回答說：「要弄掉身上的虱子與跳蚤，不得不在船上逗留足足一個月，你也不想把牠們帶回美國吧？」

當地很少下雪，不過印象中還是有一次，我們把雪球滾成雪人，玩個不亦樂乎。那裡沒有暴風雪，卻有從戈壁沙漠吹過來的可怖沙塵暴，遮天蔽日，弄得遍地昏暗。我們試過用破布堵住門和窗的所有縫隙，沙粒還是依舊給吹了進來，令屋子裡每件東西都蒙上一層沙，就連我們的頭髮和齒縫都有沙藏著。

中國人大都穿著布鞋，我們穿的卻是從蒙哥馬利沃德百貨公司郵購訂來的鞋。首先，父親會把腳掌印在白紙上畫出腳型。接著，母親會把自己的腳放進他剛繪好的輪廓中，再畫她的。然後，哥哥和我也依樣葫蘆。我們會把那紙樣寄去，請他們按著各副紙樣做尺寸合適的鞋子寄回來。他們果然辦到。



樹樹葉



宣教士樹氏



跟愛雯結婚——191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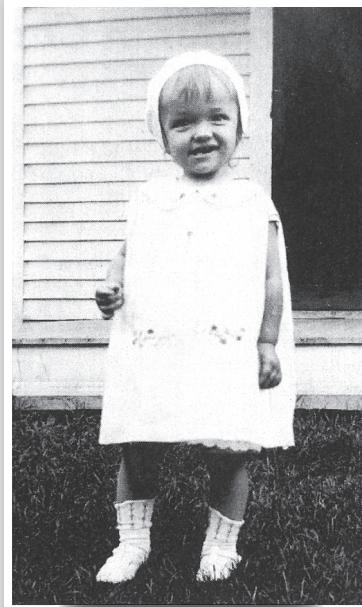
跟小曼結婚——1925



跟貝花結婚——1937



宣教士代禱咭



幼童時期的德理



保羅與德理

1929 年版雪佛蘭旅行車

